甘州回鹘成立史论

荣新江

公元840年，漠北回鹘汗国被黠戛斯击破，部众西迁，陆续进入河西走廊和天山东部地区。848年，张议潮推翻吐蕃统治，占领瓜沙二州。851年，唐朝在敦煌设立归义军。西迁回鹘并不是840年以后马上就进入了河西走廊，在他们到来之前，河西实际上是归义军政权的领地。西迁回鹘经过数十年的斗争，方才从归义军及其属下各部族手中夺得甘州，并逐渐形成甘州回鹘政权。由于唐五代中原王朝的史料对这段历史的记录模糊不清，而近代发现的敦煌文书又多残缺不全，学者们虽然对回鹘西迁及其与归义军的关系问题着眼较多，但看法却有相当大的分歧。近年来，笔者在巴黎、伦敦等地亲见有关回鹘的一些重要文书原件，利用这些敦煌文书，对照史籍记载，比较系统地条理出了甘州回鹘成立过程中的一些重要事件，同时对其中某些有争论的问题产生了一些看法。

我们所说的"甘州回鹘"，是指西迁回鹘进入河西走廊后建立的一个政权，并不是指甘州地区的回鹘。甘州地区之有回鹘部众，可以上溯到唐朝前期包括回纥在内的铁勒各部的入居河西，但这些回纥人经过唐朝和吐蕃百年以上的统治，到西迁回鹘到来的9世纪中叶，早已被同化，他们不能构成甘州回鹘的来源之一。事实上，9世纪中叶的河西，主要是蕃、浑、龙家、嗢末一系的部族和归义军的势力①。

据敦煌写本《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以下简称《张淮深碑》)记载，大中二年，张议潮率众收复瓜、沙二州；三年，攻占甘、肃二州。五年，唐朝在沙州设归义军，以张议潮为节度使、十一州观察使。以后经过10年的努力，张议潮于咸通二年(861年)，赶走吐蕃守军，攻占河西重镇凉州。《张淮深碑》对此战结果称颂道："西尽伊

① 参看拙搞《唐代河西地区铁勒部落的入居及其消亡》，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81—304页。

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户口百万之家，六郡山河，宛然而旧。"① 所谓"六郡"，当指凉、甘、肃、瓜、沙、伊六州之地，这是归义军史上势力最盛、版图最大的时期。由于张议潮势力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唐朝的不安，咸通八年，张议潮入朝不归，其侄张淮深代守归义②。遍检咸通八年以前的敦煌史料，几乎看不到回鹘进入河西的踪迹。P.2962《张议潮变文》记大中十年唐朝使臣王端章等出使安西，在"雪山南畔"为背叛回鹘劫掠，从者押衙陈元弘逃到沙州界内③。这里的雪山，孙楷第先生指为瓜、甘二州南的祁连山④，似与王端章等出使路线不合；森安孝夫氏认为指伊州及纳职北方之山脉⑤，其说或较稳妥。这批伊州地区的回鹘系西迁回鹘散众之一，不属于焉耆的庞特勤部，所以劫夺唐朝送给庞特勤的国信。从《变文》所述来看，他们正积极向归义军的领地发展。然而，此时回鹘尚未进入河西走廊中心地带，咸通二年张议潮收复凉州后，河西走廊中的主要城镇应当在归义军的控制当中。

目前所见记载回鹘进入河西走廊中心地带的最早文献是P.3451《张淮深变文》。以往，人们多据孙楷第先生的看法，认为变文所记是乾符年间(874—880年)的事⑥。但这一看法主要是建立在对"去岁官崇总马政，今秋宠遇拜貂蝉"两句的错误理解上，此点已经唐长孺先生指出其误⑦。根据文中称张淮深为尚书、张议潮为仆射的年代，大致可以判定变文所述应是张议潮咸通八年入朝到十三年去世之间的事⑧。

《张淮深变文》首尾俱残，开头一段的下端也已残断，由于散韵相间讲的是同样的事，所以大致文意还可以看出。《变文》记有"破残回鹘"进攻瓜州，被尚书击败，捕获甚众。沙州表上朝廷，唐朝遣使到敦煌，尽放生擒之回鹘部众。使者东还，刚过酒泉，又有回鹘王子领兵西来，潜于西桐海畔。尚书率军西征西桐，大败回鹘⑨。文中称这些入侵归义军境内的回鹘为"破残回鹘"或"失乡沦落众"，清楚地表明这些回鹘是从漠北逃亡来的回鹘散部，前人或以为这些回鹘来自安西(据有焉耆、西州一带的天

① 全碑录文见拙稿《敦煌写本〈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校考》，《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② 参看拙稿《初期沙州归义军与唐中央朝廷之关系》，《隋唐五代史国际研讨会文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2年。

③ 《敦煌变文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14—117页。

④ 孙楷第：《敦煌写本〈张义潮变文〉跋》，《敦煌变文论文录》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⑤ 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と敦煌》，《敦煌の历史》，东京，1980年，第301页。

⑥ 孙楷第：《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敦煌变文论文录》下，第724—725页；上引森安孝夫文第303页。

⑦ 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的几种资料跋》，《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1962年，第277、295页。

⑧ 拙稿《沙州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称号研究》，《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第782页。

⑨ 《敦煌变文集》上，第121—127页。

由回鹘)①，但此时庞特勤早已在焉耆称可汗，有众二十万，势力强盛②，他的部众不应被称之为“失乡沦落众”。实际上，在《变文》第二段散文部分中有帝谓群臣曰：“朕念□□□□□旧懿，囊日曾效赤诚，今以子孙流落□□河西”云云，指明了这些被张淮深俘获的回鹘是进入河西之回鹘。《变文》第12行的“安西”的“安”字，可以作动词解，因“西”字以下残，不能肯定就是地名，其上下文完全可以读作“使安西土”云云。西桐之地虽在敦煌之西，但“不逾信宿”而至，当距沙州城不远，沙州四面沙碛，从东而来的回鹘部众绕到沙州西面也不难理解。至于这批总数约有“千余人”的回鹘部众的具体活动地点，《变文》的记载也是清楚的。第一次回鹘来侵是“早向瓜州欺牧守”，表明他们活动范围在瓜州东部，只有千余人的破残回鹘，似乎不能够绕过肃州而来源于甘州地区；第二次来侵是“天使才过酒泉，回鹘王子领兵西来，犯我疆场”，这是刚刚被张淮深释放的“生降回鹘”，乘天使已过肃州，再次进犯，其来自瓜州东、肃州西的地域至为明显，因为如果来自肃州以东，则会与天使相遇，而这些刚刚获释的回鹘，行踪也不会距敦煌太远。据敦煌写本P.2005《沙州图经》卷第三，瓜州、伊州之间有第五道相通③，因此不排除这些回鹘来自伊州地区的可能性，他们早就是归义军的对手。回鹘这两次入侵瓜州的时间，上文已定为咸通八年至十三年之间，这一点还可以用P.2709《唐懿宗赐张淮深敕》加以补充，敕文云：“敕：沙州刺史张淮深，有所奏，自领甲兵，再收瓜州，并(下残)”④。按张淮深大中七年既承父之任，充沙州刺史，但其时主兵者为张议潮，其能自领甲兵再收瓜州，只能在咸通八年张议潮入朝以后，虽然此时张淮深在境内可能已称河西节度使检校尚书，但据P.3720《咸通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唐中书门下牒》，唐朝只承认张淮深为“河西道沙州诸军事兼沙州刺史”⑤，与P.2709称呼正同，结合《变文》所述，不难断定敕文所说的“再收瓜州”，应当是咸通十年前后张淮深击败入侵瓜州之回鹘部众一事。

P.3720中的《张淮深造窟记》，据考系咸通八年至十三年间张淮深建造莫高窟第94窟的功德记⑥，其中颂扬淮深德政时说道，“加以河西异族狡杂，羌、龙、嗢末、退浑，数十万众，驰诚奉质，愿效军锋”，没有提到回鹘，可见还没有形成一定的势力。直到中和二年(882年)立的《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其颂扬张淮深的武功部分仍是“河西创复，犹杂蕃、浑，言音不同，羌、龙、嗢末，雷威慑服”⑦，仍无回

① 上引孙楷第、森安孝夫文。

② 《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传》。

③ 参看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年。

④ 邓文宽：《张淮深平定甘州回鹘史事钩沉》(《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也将这件文书与《张淮深变文》记事联系起来，唯其定年与本文不同。

⑤ 上引拙稿《沙州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称号研究》，第781页。

⑥ 藤枝晃：《敦煌千佛洞の中兴》，《东方学报》(京都)第35册，1964年，第84页。

⑦ 拙稿：《敦煌写本〈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校考》。

鹘踪迹，但回鹘人很快就成为河西举足轻重的力量。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记：

> 咸通十三年八月，归义节度使张义潮薨，沙州长史曹义金代领军府；制以义金为归义军节度使。是后中原多故，朝命不及，回鹘陷甘州，自余诸州隶归义者多为羌、胡所据。

这里称曹义金代张议潮而立显然有误，这点不辨即明。而一些学者据以下一段文字，认为回鹘之据甘州，就在咸通十三年(872年)，更有甚者认为这一年就是甘州回鹘政权开始成立之年①，此则不得不辨。单从《通鉴》的文意来看，回鹘陷甘州是张议潮死后的事，而不是同时之事，因此不能遽定为咸通十三年。事实上，西迁回鹘要在甘州立足，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的。《资治通鉴》卷二五二乾符元年(874年)记：

> 初回鹘屡求册命，诏遣册立使郗宗莒诣其国。会回鹘为吐谷浑、嗢末所破，逃遁不知所之，诏宗莒以玉册、国信授灵盐节度使唐弘夫掌之，还京师。

这里的回鹘所在地很难确指，森安孝夫氏以为在从漠北进入河西走廊的额济那河一带②，可备一说，退浑和嗢末都是此时河西的劲族，主要活动在甘、凉一带，因此也可以认为他们合击的回鹘是进入走廊内部而立足未稳的回鹘。

翌年(875年)，回鹘又出现在沙州附近，P.2570《毛诗故训传》卷九写本背有小字一行云："咸通拾陆年正月十五日，官吏待西同打却回鹘至。"③咸通十六年即乾符二年，沙州此时显然与唐朝断绝交通，因此不知道改元。回鹘再次进犯敦煌，表明其势力已逐渐增强。相反，张淮深虽然在西同小胜回鹘，但实际上已处在各族势力的夹击当中。乾符三年，归义军所属的伊州被西州回鹘仆固天王攻占④。乾符四、五年，张淮深派到唐朝的求授旌节使又无功而还⑤。内忧外患，使得归义军势力遽衰。

P.4660(5)悟真撰《大唐河西节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甘州删丹镇遏充凉州西界游奕采访营田都知兵马使兼殿中侍御史康公讳通信邈真赞》记他：

> 助开河陇，效职辕门。番禾镇将，删丹治人。姑臧守职，不行遭屯。他乡殒殁，孤捐子孙。大唐中和元年岁次辛丑(881年)仲冬蓂生五叶，从弟释门法师恒安书。

删丹位于甘州东一百二十里，与凉州最西一县番禾接壤，逝于中和元年十一月五日

① 程溯洛：《〈宋史·回鹘传〉补正》，《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第120页。

② 上引森安孝夫文，第306页。

③ 此条《敦煌宝藏》无影本，向不为治回鹘史者注意，饶宗颐先生据原卷录出，见《敦煌书法丛刊》第六卷(东京二玄社，1985年)解题第69页；参看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第402页，No.1853.

④ 拙稿《张氏归义军与西州回鹘的关系》，敦煌研究院编《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辽宁美术出版社，1992年。

⑤ 拙稿《沙州张淮深与唐中央朝廷之关系》，《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2期，第8－9页。

前后的康通信，此前一直为归义军在这里镇守，由此推断，此时甘州和凉州仍在归义军手中，但好景不长，甘、凉二州很快就不归张淮深所有。

唐长孺先生最早从缩微胶卷中检出S.2589和S.389两件《肃州防戍都状》，并做了透彻的解说，唯因条件所限，未全录文且个别处有误，现将笔者在英国图书馆据原卷所做录文摘要抄出，并做几点进一步的说明。S.2589首残尾全，文字如下：

宋(？)输略等七人从邠州出，于河州路过，到凉州，其同行回鹘使，并在□州。

游奕使白永吉、押衙阴清儿等，十月十八日平善已达嘉麟，缘凉州闹乱，郑尚书共□□诤(争)位之次，不敢东行。其甘州共回鹘和断未定，二百回鹘常在甘州左右捉道劫掠，甘州自胡进达去后，更无人来往。牒件状如前，谨状。

中和四年十一月一日，肃州防戍都营田索汉君、县丞张胜君等状。

S.389首全尾残，文字如下：

肃州防戍都状上：右当都两军军将及百姓并平善提备。其副使索仁安今月六日往向东，随从将廿人，称于回鹘王边充使，将赤骕父马一匹，白鹰一联，上与回鹘王。其肃州印，崔大夫称不将与凉州防御使，去不得，其索仁安临发之时，且称将去，发后，其印避崔大夫，衷私在汜建立边留下。

又今月七日，甘州人扬略奴等五人充使到肃州，称：其甘州吐蕃三百，细小相兼五百余众，及退浑王拨乞狸等，十一月一日并往归入本国。先送崔大夫、回鹘九人，内七人便随后寻吐蕃踪亦(迹)往向南，二人牵胧嘉麟，报去甘州共回鹘和断事由：其回鹘王称，须得龙王弟及十五家只(质)，便和为定。其龙王弟不听充只(质)："若发遣我回鹘内入只（质），奈可(何)自死。"缘弟不听，龙王更发使一件，其弟推患风疾，不堪充只(质)，更有迪次弟一人及儿二人内堪者，发遣一人及十五家只(质)，得不得，取可汗处分。其使今即未回，其龙王衷私，发遣僧一人，于凉州嗢末首令(领)边充使，将文书称："我龙家共回鹘和定，已后恐被回鹘侵凌，甘州事须发遣嗢末三百家已来，同住甘州，似将牢古(固)，如若不来，我甘州便共回鹘为一家讨你嗢末，莫道不报。"其吐蕃入国去后，龙家三日众衙商量，城内绝无粮用者，拣得龙家丁壮及细小壹百玖人，退浑、达票、拱榆、昔达票、阿吴等细小共柒拾贰人，旧通颊肆拾人，羌大小叁拾柒人，共计贰百伍拾柒(捌)人，今月九日并入肃州，且令逐粮居。(后残)

唐先生已经指出，两件文书均记甘州与回鹘和断事，时间也相互衔接，应是先后紧接着打的报告①。可以补充的是，S.2589所记白永吉和阴清儿已达嘉麟，和S.389所记先送崔大夫二人牵胧嘉麟大概也是一回事。从笔迹来看，两件文书似出同一人之手。S.2589明记为中和四年(884年)十一月一日的文书，S.389尾残，但从文书中"十月卅

① 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的几种资料跋》，第290—292页。

日”、“十一月一日”、“今月九日”的纪时来看，应是同年十二月中旬所写的文书。

以下把两件文书中有关回鹘的记载按时间顺序条理出来，不难看出此时的回鹘已是从肃州到凉州一带的重要角色：(一)十月中旬，沙州使臣宋输略等七人从邠州经河州到凉州，有回鹘使同行，大概都是从长安西归的使臣。(二)十月下旬，占据甘州城中的吐蕃、退浑、龙家、通颊等“十五家”部落，与回鹘和断未定，有二百回鹘常在甘州左右捉道劫掠。(三)十一月一日，吐蕃与退浑近千人撤离甘州，退还本国。龙家代表甘州十五家残部与回鹘可汗议和，又求救于嗢末。(四)十二月六日，肃州防戍都副使索仁安率随从二十人往东，出使回鹘，并向回鹘王进贡。(五)十二月九日，龙家以甘州已无粮用，率各部落二百余人退出甘州，进入肃州。可见，回鹘已是甘州地区一支不可抗拒的力量，不仅吐蕃、退浑、龙家这些游牧部落怕他们，而且归义军属下的肃州兵将也要给回鹘王进贡礼品。更重要而且一直为前人所忽视的是，这支回鹘已有自己的可汗，他们是独立的一支回鹘势力。随着龙家的退出甘州，甘州必然被回鹘理所当然地占领，但此时的甘州是没有粮用的一座空城，尚未脱离捉道劫掠之游牧习俗的这支回鹘是否立刻定居城中，似还很难说，此时可汗的牙帐很可能不在甘州城中，但应当在甘州范围之内，甘州无疑已经成为河西回鹘的中心。

大概是因为在回鹘之前，甘州已经不是归义军的天下而为各蕃部所居，所以起初归义军与这支回鹘并无直接冲突，除了肃州军将索仁安曾出使回鹘部之外，光启元年(885年)十二月有灵州安慰使至沙州①；光启二年，张淮深所遣高再盛、张文彻等求节使臣，也都顺利通过甘州地区，到达中原②。光启三年十一月，沙州也迎来了甘州回鹘的使臣，见P.2937号附断片一(Piece 1)中第一件文书：

□(酒)□(司)

□(今)□(月)□□(日)，甘州回鹘一人，每月准例供酒□□(瓮)，未蒙判凭，不敢不申，伏请　　处分。

丁未年十一月　日曹文晟。

“准细供，六日，淮深。”

这是归义军酒司的文书，有节度使张淮深的亲笔判词。由归义军酒司供酒的甘州回鹘使者，一定是官方派来的使臣，人数虽然不多，但反映了甘州回鹘的外交活动。而且，这是笔者所见所有史料中“甘州回鹘”称法的最早一件，此前史料只单称“回鹘”，这反映了甘州回鹘政权已经建立，并且得到归义军的承认。同一断片中的第二件文书提到光启三年十一月“七日，肃州使氾建立等一行进发”。氾建立，又见于上引S.389号文书，是归义军肃州防戍都的军将之一，副使索仁安走时把印交他保管，可知他是肃州的重

① 见S.367《沙州伊州地志》，唐耕耦等编《敦煌社会经济真迹释录》一，北京，1986年，第41页。

② 见S.1156《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拙稿《沙州张淮深与唐中央朝廷之关系》，第9—10页。

要守将。光启三年十一月的文书表明，肃州此时尚在归义军手中，P.3569《光启三年四月官酒户龙粉堆牒》和《押衙阴季丰牒》中与西州回鹘、凉州嗢末并列记录的肃州使，似也不能当作是肃州脱离了归义军之证①。

文德元年(888年)十月，唐朝授节的使臣也顺利通过甘州地区，到达沙州②。但迟迟而来的旌节未能巩固张淮深在境内的统治，大顺元年(890年)二月，张淮深与夫人及六子同时被害，沙州陷于张、索、李三家争权的混乱之中，这无疑为回鹘在甘州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时机。

乾宁元年(894年)，张议潮第十四女、李明振夫人率诸子灭索勋，李氏掌握归义军实权。同年十月五日立的《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列李氏诸子官位中有：

> 次男使持节甘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国弘谏，飞驰拔拒，唯庆忌而难俦；七札穿杨，非由基而莫比。洎分符于张掖，政恤惸孤；布皇化于专城，悬鱼发咏。

这里所记不像是夸夸其谈，李弘谏之刺甘州似乎实有其事，但敦煌文献中只此孤证，也和有关甘州历史的其他史料不相契合。一种可能是李弘谏的确出任甘州刺史，这就是说归义军此时又夺回甘州③。另一种可能是李弘谏的头衔只是遥领，并非实职。此时归义军的内部政争尚未结束，似乎很难想象能够从日益强大的回鹘手中夺回甘州。据考为李氏家族执政颂歌的P.3552《儿郎伟》中唱道：

> 四方晏然清帖，猃狁不能犯边。甘州雄身中节，嗢末送款旌坛，西州上拱(贡)宝马，焉祁(耆)送纳金钱④。

猃狁即回鹘，这里特别讲到回鹘不能入侵，表明归义军的主要敌手是回鹘人。甘州与嗢末、西州等并列，表明是一个独立政权无疑，而且大致与此同时，李弘谏以沙州军使的身份出现在敦煌莫高窟第9窟的供养人像中⑤，因此，很难认为李氏曾重掌甘州政权。

P.3931(39)《表本》是甘州回鹘上中原王朝的表文抄本，其中称：

> 去光化年初(898—899年前后)，先帝(唐昭宗)远颁册礼，及恩赐无限信币，兼许续降公主，不替懿亲⑥。

知甘州回鹘政权此时已得到唐朝的承认，S.8444《唐内文思院回赐甘州回鹘进贡物品会计簿》，进一步提供了此时双方交往的明证，该文书提到了甘州回鹘的天睦可汗，已

① 上引唐长孺文第294页。

② 此据日本有邻馆文书，见拙稿《初期沙州归义军与唐中央朝廷之关系》。

③ 上引唐长孺文第292页。

④ 拙稿：《晚唐归义军李氏家族执政史探微》，《文献》1989年第3期，第92—93页。

⑤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6页。

⑥ 参看上引森安孝夫文第312—313页有关论述。该写本全貌及部分录文，见李正宇《晚唐五代甘州回鹘重要汉文文献之佚存》，《文献》1989年第4期第182—193页。

经土肥义和氏考证为扬钜《翰林学士院旧规》中提到的天睦可汗①。甘州回鹘的日益强大，可以从天复二年(902年)遣使上书昭宗，请求发兵赴难一事看出②。P.4044《乾宁六年(899年)十月归义军节度使授官帖》后接抄的《归义军节度使帖》，记沙州使者前往甘州时，使主百般叮嘱，生怕出什么乱子③，表明了甘州回鹘在归义军节度使张承奉眼中已经是相当强大的势力。但张承奉并没有明记此点，在910年建立金山国前后，曾经有"蕃汉精兵一万强，打却甘州坐五凉"的理想，但很快就反而被甘州回鹘打败④。

综上所述，840年回鹘西迁后，并没有立刻进入河西走廊，这或许和回鹘的游牧经济有关。原属吐蕃占领的河西地区，基本上被以敦煌为根据地的张议潮攻占。大中十年(856年)，张议潮曾率军攻打过伊州纳职一带的回鹘。咸通八至十三年间(867—872年)，继张议潮执掌归义军政权的张淮深所击退的两次进犯瓜沙地区的回鹘，很可能也是经第五道而从伊州进入河西走廊的。但此时归义军所要对付的主要河西部族，不是回鹘，而是吐蕃、退浑、龙家、嗢末等。

乾符年间(874-879年)，归义军得不到唐朝的支持，势力遽衰，伊州落入西州回鹘手中。中和元年(881年)以后，甘州也被蕃浑及龙家占据。而回鹘此时才真正进入河西心脏地带甘州，从事劫掠。中和四年(884年)末，龙家等退出甘州，甘州为回鹘占领，渐渐成为回鹘可汗牙帐所在地。"甘州回鹘"一名首次出现在光启三年(887年)的敦煌文书中，标明甘州回鹘政权的正式成立应在884—887年中间。此后，归义军政权内部政争激烈，甘州回鹘势力得以迅速发展，光化初年(898—899年)，终于得到唐朝的承认。中和四年敦煌文书中提到的回鹘可汗可能应当算作甘州回鹘的第一任可汗，唯其名不得而知。唐末的天睦可汗或为其继承者，从"天睦"一名来看，他可能是受唐册封的第一位甘州回鹘可汗。前人或以为天睦可汗为甘州回鹘第一任可汗，更多的人以为庞特勤或仁美为第一任可汗⑤，现在看来都不够确切。

（责任编辑：高世瑜）

〔作者荣新江，1960年生，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

① 土肥义和：《敦煌发见唐·回鹘间交易关系汉文文书断简考》，《中国古代の法と社会·栗原益男先生古稀记念论集》。东京汲古书院，1988年，第399—436页。

② 《新唐书》卷217《回鹘传》、《资治通鉴》卷263天复二年四月条。

③ 录文见拙稿《归义军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初探》，《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第31页。按此稿有关甘州回鹘王国成立年代的论说不确，应据本文订正。

④ 王重民：《金山国坠事零拾》，《敦煌遗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第85—115页；荣新江：《金山国史辨正》，《中华文史论丛》第50辑，1992年，第73—85页。

⑤ 前者见上引土肥义和文。后者见冯家升、程溯洛、穆广文编著《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民族出版社，1981年，第47页；高自厚：《甘州回鹘世系考》，《西北史地》1983年第1期第46—54页；苏北海、周美娟：《甘州回鹘世系考辨》，《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2期第69—78页；孙修身：《五代时期甘州回鹘可汗世系考》，《敦煌研究》1990年第3期第40—45页。